



叶辛文集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卞文集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叶辛文集 (第十卷)

作 者: 叶 辛

责任编辑: 周鸿铸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25 插页 2

字数: 420,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924-2/I·885

定 价: 21.00 元(平装) 32.00 元(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叶辛文集



作者像

摄影
速泰熙



叶辛文集



插队时与未婚妻合影



和儿子甜甜在一起

除署名外，其余照片均由叶辛提供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叶辛文集

第十卷说明

这一卷是从叶辛创作的众多短篇文章中选辑而成。其中，短篇小说二十篇，散文十五篇，随笔十八篇，小品十篇，创作谈六篇。卷末还附有叶辛简历和叶辛著作全目。



目 录

目 录

第一辑 短篇小说

3 苗乡春月夜

15 信 心

31 母女情

40 合 灶

55 幽 怨

65 悔

78 布依女竹娥

87 记忆中的白鸽花

- 101 惆 怅
111 幻 梦
118 塌 方
131 失 落
142 凶案一桩
163 倏忽的烟云
176 山野雨雾
199 金色婚姻
232 罪 犯
245 凶 杀
259 惨 剧
276 狂 徒

第二辑 散 文

- 291 到碧云湖去
295 两种生命环
299 遥念山乡
303 最初叩响文学之门的那些日子
311 爱的教育
316 家庭琐记
321 别亦难
325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
328 神秘的茅台酒
350 往 事
353 历历往事记谢飞

目 录

- 360 家居浦东
- 363 万家灯火的遐思
- 366 我看傩戏
- 371 黄果树瀑布群落

第三辑 随 笔

- 377 小箱柜的启示
- 379 辣椒与我及其他
- 383 婚姻的终结
- 386 人生与伴侣
- 391 保护乎，开发乎？
- 395 花江坡看山
- 397 鬼剑舞
- 401 曼谷王宫一瞥
- 405 由科伦坡市容想到的
- 408 追寻东方威尼斯
- 411 花江狗肉
- 414 由一首绝句想起的
- 416 独特的傣味
- 421 山乡随笔
- 425 在兰卡的阳光下
- 428 令人羡慕的书库
- 431 苗家、侗族的草标及布依族的招女婿
- 435 在斯里兰卡选美的日子里
- 441 婚姻即景

第四辑 小 品

- 449 提早入睡
- 451 家居何方
- 454 给孩子一些什么
- 458 四菜一汤总相宜
- 461 妻又和我去散步
- 465 孩子想念贵州
- 467 插队琐忆二则
- 470 乡野记趣三则
- 473 山乡短笛
- 488 人生的金秋

第五辑 创作余墨

- 493 读怎样结构长篇小说
- 502 长篇小说之我见
- 513 关于长篇小说主题的思考
- 520 小说：带着感情从细微处
着眼的叙述艺术
- 523 千差万别的性格
- 528 文思神远
- 530 第十卷后记

- 532 叶辛简历
- 539 叶辛著作全目

叶辛文集

- 第一卷 长篇小说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
长篇小说《高高的苗岭》
- 第二卷 长篇小说《风凛冽》
长篇小说《省城里的风流韵事》
- 第三卷 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
中篇小说《秘而不宣的往事》
- 第四卷 长篇小说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
中篇小说《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》
- 第五卷 长篇小说《爱的变奏》
长篇小说《家庭的阴影》
- 第六卷 长篇小说《孽债》
- 第七卷 长篇小说《恐怖的飓风》
中篇小说《发生在霍家的事》
- 第八卷 长篇小说《基石》
长篇小说《私生子》
- 第九卷 中篇小说卷
- 第十卷 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创作谈
附录：叶辛简历
叶辛作品全目



叶辛文集

第一辑 短篇小说

1-1200/10

苗乡春月夜

柔和的月色水似地泻在苗寨密密簇簇的绿树丛中，轻绡薄绫般的淡雾弥散开来，在别致的吊脚木楼、高耸的百年老树和蓬蓬钓鱼竹丛间回旋缭绕。青岗石铺砌的寨路，在月光下闪射出深蓝的亮色。

秋雁姑娘倚在木楼四四方方的格格窗子边，瞅着这一派夜色，心里踌躇不安地自忖着：他，今夜就要从铁路工地上回来了，我要不要去接呢？

一股忧悒迷茫的神情，在她的眼睛里掠过，脸色也随之阴沉下来。仿佛窗外的缕缕淡雾，笼罩上了她的脸。她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整个顾长的身子，都瘫软地靠在窗木上。

寨子上，哪个苗家小伙在吹奏着悦耳的金竹芦笙，那悠扬清晰的乐曲，伴和着一个好歌的苗寨姑娘清朗的歌声：

清水江啊静静地流，
流去忧郁流来喜哟，
流去悲伤流来笑哟，
流来幸福满江头哟。

呵，歌声清亮，满蓄着云雀寨苗家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几

年来的欢畅情绪。随着歌声在寨子上空荡悠悠地消失，又传来几个姑娘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。秋雁不由想到，瞧，姑娘们多欢啊！为啥独有我，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，不能得到美满的姻缘呢？

想到这儿，她那双明眸倏地一闪，下了决心似的，转身离开窗户，向楼梯口走去。刚走到梯口，她又想起了啥，迟疑地伫立片刻，挪步到红塑料框边的桃形镜子面前。

桃形镜子里出现了一张二十四、五岁姑娘的椭圆形脸庞。乌黑的细丝般的头发盘上头顶，打了个蟠桃形的髻，髻子中央，斜插着一枝闪烁银光的亮簪。一块绣着彩边的菱形花帕，包在她的发髻下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两条直弯到太阳穴边上的长眉，微微扭曲着，在眉心间蹙到一块儿。弯眉下，一对泛波秋水样的大眼睛里，溢满了青春的热情和缕缕烦恼。秋雁努嘴淡淡一笑，两边嘴角翘了起来，更显出她那鼻梁的挺秀、面颊的丰腴，有着一一种典雅的美。她摇了摇头。耳垂下的两只金属小环，细铃般地出声。她把一绺鬓发往耳后的帕子里捋了捋，满意地转身下楼，走出了平整幽静的小院坝。

寨路上清静宜人，月光透过棕榈、芭蕉树扇形的枝叶，透过杨树、柏枝、沙塘的枝叶，斑斑驳驳地洒在铺砌得规整溜齐的青岗石阶上。

秋雁仰起脸，眼睛里闪出盼望、焦灼的光，蹒跚着走去。陡地，身后传来一对青年男女的嬉笑声，秋雁想避到树影中去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石秀姑娘迈着急步走到了她身边说：

“秋雁姐，我哥今夜要回寨子了……”

秋雁一怔，为掩饰自己忐忑不宁的心绪，她脱口道：

“啊，是真的？”

石秀稚气地点着头：“你去接他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秋雁不知说啥好。

苗乡春月夜

“走吧，秋雁姐。”苗家后生郎嘎捧着金竹芦笙，挨近石秀，笑吟吟地说。

秋雁脸露忧郁之色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：“我……不去……”

“那你在这儿干啥？”眼尖的秀姑娘毫不放松地追问。

“我……随便走走……”

“那我俩接哥去了。”秀姑娘嘻嘻一笑，向郎嘎递个眼色，一对情侣又并肩欢蹦活跳地奔去。跑老远了，还能听到他俩的笑声。

秋雁眼看着他俩的身影溶进夜色笼罩下的茨蓼花丛里，心里苦楚地想：噢，原来刚才吹芦笙、唱歌的就是他俩。瞧这一对，在劳动中增加了解，发展感情，多么幸福啊。可我呢？连去接石竹的权利也没有……

郎嘎和石秀跑没了影，秋雁才有些懊悔：为啥不同他俩一道去接石竹呢？现在好，话已出口，想要去接他，也接不成了。

秋雁烦闷地顺着寨路，走出两旁满是五颜六色、姹紫嫣红的茨蓼花的夹荫道，沿着下坡的石阶路，往寨外走去。

从云雀寨后岭腰间的洞子里，流出一股不大不小的山泉，泉水绕着村寨，一路下坡流出来，在石阶路两旁淙淙潺潺轻吟低唱着流去。在泉水流经的坎子上，一只只水动春米臼，随着溢满石缸的水压，“卜通”“卜通”此起彼伏地响着。啊，一看到这春臼、水锤，秋雁心里就有股言说不出的情绪，被撩拨得痒痒。这东西，不就是石竹在云雀寨时想出的办法嘛！

也许是想起了石竹，也许是怕再遇到对对情侣来诘问，秋雁离开石阶路，走到一蓬蓬垂垂弯弯的钓鱼竹丛间来了。一走到这儿，她的心就咚咚骤跳。这充满诗情画意的钓鱼竹丛，这美好的满月之夜，不正是她曾和石竹互诉情怀、互表衷爱、互赠祥礼的地方吗！

那一次，也是这么一个美好的苗寨月夜，在对了一阵歌后，姑

娘小伙们纷纷避进了树林，只剩下石竹和秋雁两个，还呆痴痴地相对站着。秋雁只觉得轻松欢快的感觉消失了，对歌时热烈嘻笑的气氛也消失了，脸颊上升起了热潮，心里头像有一对锣锤在敲打，她感到心荡神迷，心胸间袭来一阵阵甜蜜的醉意，羞怯地低下了头。什么时候石竹轻轻唤了她一声，她微嗔着抬起头来。哎呀，石竹把一只嵌着小铃的银项圈，小心翼翼地往她头上套来。秋雁含羞带娇地把头往后一偏，石竹眼里顿时闪过一丝赧然神伤的光，秋雁连忙用双手掩了脸，垂下了高傲的头。她感到石竹的手在微微颤抖，项圈上的小铃在叮铃铃轻响；她感到石竹满带着健康气息的呼吸，热烘烘地冲到她的脸上；她感到略带凉意的银项圈环套上脖子时那蝶儿飞翔般的轻盈。她全身触电似地滚过一股热流，双脚一软，连脑壳带身子，轻轻地偎倚在石竹怀里，顺手把自己早已揣在身上的腰带，塞进了石竹的衣兜……

呵，从那以后啊，他们有过多少充满幸福恋情的时刻！他们在碧波荡漾的清水江里划着“飞燕子”谈过心，在曲径通幽的林间小道上散过步，在雨后清新的山坡林子里捡过蘑菇、香草，在欢腾喧嚣的芦笙场上跳过舞，在声浪嘈杂的墟场上精心挑选过未来共同生活时的日常用品。沉浸在初恋的幸福欢悦中的秋雁，是多么信赖地听取石竹的种种建议，是多么赞赏地瞅着生气蓬勃的石竹，在劳动中、在生活里的表现啊！她不无欣慰地看到，石竹的一举一动，都召来山寨老小对他的钦慕、啧啧称道。秋雁只觉得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他们的生活，就像浸在蜜糖水里一样甜。

可是，谁曾想到，就像苗家传说中常讲到的冲天浪，就像嫩娃细崽们恐惧地讲到的黑头旋风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恶浪，猛烈地朝着他们冲来。在这股劈头盖脑袭来的恶浪里，他们纯洁美满的初恋，竟会就此夭折，闹得刀劈楠竹片，各自东西，互不相关。